

跟随美国还是“战略自主”？ 乌克兰危机中的 欧洲角色

美俄博弈下的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欧洲在其中的角色值得关注。2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启程赴莫斯科与基辅，分别会见普京与泽连斯基，以期找到“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上个月，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四方代表就危机展开磋商，并在“诺曼底模式”之下达成了一项暂时的“停火协议”。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也已赴俄与普京会面。

尽管欧洲诸国长期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但这一次他们似乎决心不再对华盛顿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寻找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站位——当然，这个过程远非一帆风顺。

2月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新闻发布会。

马克龙的野心： 欧盟防务“战略自主”

欧盟不愿紧随美国的背后逻辑之一，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欧盟防务“战略自主”。

马克龙在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提出欧盟“战略自主”的口号，并希望推动它成为欧盟的主流声音。在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该方案在欧盟又掀起一个小高潮。

战略自主是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外关系中能按自身意志和利益做出决定并独立或自由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建立自身的防务力量，拥有开展独立对外军事行动的能力，并尽量减轻对北约的依赖程度。

马克龙治下的法国是最热衷推进“战略自主”的国家。法国希望抓住乌克兰危机，推进自己对欧盟主导的安全框架的野心。法国将在4月迎来总统选举。观察家称，马克龙有充分的国内政治动机推动他在欧洲与俄罗斯交往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诺曼底模式”也是欧盟“战略自主”思路的体现。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国际社会展开政治调解，由法德主导，建立了“诺曼底模式”调解机制，并于2015年签署了关于乌东部问题的《明斯克协议》。上个月的“停火协议”也正是在“诺曼底模式”的机制下达成的。

不过，政策分析师保尔表示，尽管时隔数年后重启“诺曼底模式”是件好事，但这并不能解决更根本的问题，普京希望能以让莫斯科拥有更广阔势力范围的方式重划欧洲安全地图，而欧美无法与之达成有建设性的共识，这场危机还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

德国的犹疑： 历史负担与能源安全

德国的站位与法国略有不同。新上任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似乎仍在适应他的新角色。默克尔执掌16年之后，德国需要重新定位其在世界上的位置。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

阿什布鲁克称，德国新政府尚未能对俄关系达成一致。朔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关系，而来自绿党的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则对俄立场强硬。

柏林拒绝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这包括拒绝向乌克兰直接出口武器，也包括拒绝向爱沙尼亚发放再出口许可证，将原产于德国的榴弹炮送往乌克兰。德国官员称，这是因为该国在二战期间曾有作为侵略者的独特历史。

德国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医疗援助，并捐赠了5000顶军用头盔。

德国是世界五大武器出口国之一，去年的交易额达到了近50亿欧元的新纪录。德国武器的出口对象包括埃及，这些武器被认为也参与了在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

不过，不向乌克兰出口武器的做法在德国国内得到了许多民意支持。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称，只有20%的德国受访者称支持武器出口，有59%的受访者坚决反对。德国左翼党和极右翼选择党的选民最反对出口武器，而绿党与自由党的选民则相对支持出口武器。

德国对于俄罗斯的模糊态度，观察家认为，部分要归咎于德俄之间的北溪2号线。该管道将把俄罗斯的天然气引入西欧。德国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很高，在有足够的可再生能源之前，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还会增加。

俄罗斯供应欧洲约三分之一的天然气，这些天然气中又有约三分之一的体量需要经过乌克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随着欧洲大陆国内产量的下降，俄罗斯作为供应国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其他欧洲国家： 在不同阵营中站队

德法之外的欧盟国家则根据其与俄罗斯的地理距离、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性以及历史渊源，在不同的阵营中站队。

一些国家与俄罗斯有着不

愉快的历史，它们更倾向于采取跨大西洋的应对措施，而不是单独的欧盟提案。例如，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如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北约都增加了兵力部署。这些国家担心，法德为首的西欧国家可能会寻求欧盟自己的解决方式，但这可能会削弱美国对本国安全的承诺。波罗的海国家迄今表现出了对于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同时，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也提供了军事支持。

东欧国家情况则颇为复杂。波兰对俄乌危机的态度深受国内政治影响。波兰是欧洲东部地区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目前为止并未表现出对俄乌危机的明确立场。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在二战前属于波兰，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把当时乌克兰人对数万名波兰人的屠杀视为种族灭绝。执政党“法律和正义”一直不愿意过于紧密地拥抱乌克兰，就是因为担心基本盘可能会反对。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长期以来一直与莫斯科交好、与基辅不和，尤其是在乌克兰对匈牙利民族的政策上。与波兰的“法律和正义”党一样，他所在的匈牙利青民盟也是依靠反对欧盟而建立起政治品牌的。

一些原来的苏联卫星国也发出了含混的信号。它们承诺忠于北约，但也表达了对乌克兰的不信任。

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上周表示，乌克兰不应加入北约。如果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克罗地亚必须像逃离火场一样逃离它。但总统的表态或许更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他在国内的竞争对手、总理普兰科维奇此前强烈支持乌克兰，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之后，乌克兰是最早承认其为独立国家的国家之一。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8日在《泰晤士报》上撰文，敦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尽快敲定严厉经济制裁计划的最终方案，这些制裁措施将在俄军越过乌克兰国界后立即生效。

约翰逊说，英方准备好派兵增援部署在拉脱维亚、爱沙

尼亚的北约军队。约翰逊同时表示，他依旧认为“有原则和坚定的外交”能够化解危机。

乌克兰的焦虑： 是否被西方再度抛弃？

对于处在欧洲边缘、冲突前线的乌克兰来说，尽管兵临城下，但命运似乎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在去年12月给大西洋理事会的一篇撰文中表示，多年以来乌克兰人早有心理准备，如果与俄罗斯全面开战，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唯一不确定的是，欧洲是否充分认识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对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

文章称，去年欧洲坐视东方伙伴关系成员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发生战争，让俄罗斯去谈判并维持停火。但欧盟不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同样的被动做法，因为乌克兰直接与它接壤，并与欧盟签订了意义深远的结盟协议。一旦武装冲突升级，可以预见的是，更多美国军队将进入欧洲，芬兰与瑞典可能会重新考虑加入北约，德国增加国防开支的国内阻力将减小，欧洲的安全环境也将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可能会利用对于欧洲边缘地带，如波黑、塞尔维亚等地的控制，来搅动欧洲进一步的分裂。

在当前的讨论中，西方不作为的历史先例被用来支持继续无所作为。

这种声音加剧了乌克兰的焦虑。《卫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西欧国家看来，从基辅撤离使馆人员可能被理解为一种“谨慎的预防措施”；但对于中东欧的人来说，却意味着“西方将再次抛弃我们”的忧虑。在华沙、维尔纽斯、里加和塔林，人们紧张地问：西方政府是可靠的盟友吗？为什么不以充分的信念保卫乌克兰？要维护欧洲价值为什么不重新考虑北溪2号管道的地缘政治背景？

“欧盟拥有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和发展经济的机制和工具，但到目前为止，仍缺少使用全部工具的政治意愿。”雷兹尼科夫称。

本报综合

相关新闻

就乌克兰问题 德法领导人 开展穿梭外交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8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他前一天刚刚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会谈5个多小时。

德国总理朔尔茨7日到访美国，会晤美国总统拜登。他定于14至15日分别访问基辅和莫斯科。

谈及与普京会谈的成果，马克龙告诉媒体记者，双方会谈令他确信局势“没有降级，也没有升级”，他此次访问的“目标是防止升级，打开新的视角……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结束基辅之行后，马克龙将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在那里与朔尔茨和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会面。

普京在记者会上说，马克龙的一些提议可以作为化解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协议基础。他没有对此展开详述。普京还表示，他和马克龙约定在马克龙结束基辅之行后通电话。

俄罗斯国防部8日说，6艘大型登陆舰正从地中海前往黑海，它们将在那里进行演练。

美国东部时间7日，在白宫举行的美德领导人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拜登放话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方将让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终结”。

不过，朔尔茨的态度模糊。他回避提及北溪2号项目名称，也没有直接承诺会支持停止这一项目。当天其他行程中，朔尔茨同样没有松口。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8日说，对马克龙从莫斯科带来的“信号抱以期待”。他告诉媒体记者：“我们愿意对话，我们怀着建设性的心态，我们正在寻找外交途径的解决方案，但也不会越过我们设立的红线。”